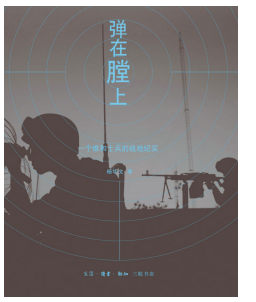
文匯

讀書周報

Wenhui Book Review
since 1985

第 1747 号　本期八版　2019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一

关注



一位中国维和士兵在非洲马里的战地纪实

“国家将变得更美丽更可爱”

——最新发现的巴金两篇佚文

■王建军

也是冬寒瘆人的新年来临时节,1956 年 1 月,巴金在给小朋友祝贺新年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你们会看见这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将要变得更美丽、更可爱……努力地学习吧……”字里行间透露着作为父辈和长者的慈爱。

同样是写给小朋友的文章,巴金写于 1965 年的《贤良江边的怒火》则迥然不同,对侵略者的怒火与急于上前线的踊跃之情似欲破纸而出。

这两篇文章,刊于《少年文艺》,均未见于《巴金全集》《巴金年谱》等相关著作。

图为巴金与他的儿子李小棠(摄于 1964 年)、刊有《巴金叔叔来信》的《少年文艺》1956 年第一期。

笔者近日查找资料,偶然发现巴金 1956 年、1965 年在《少年文艺》月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想找来读读巴金为少年朋友写的文字。由于一时不易获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文艺》杂志,就根据篇名在《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篇目索引”中查找,却不得。难道失收了?于是在《巴金年谱》和巴金《著译年表》《著译系年目录》等文献中查找有无记述,均未见。1949 年以后的作品失收于《巴金全集》,且在巴金研究的重要文献中未见记述,着实让笔者感到意外。也由此,并经巴金故居相关人员确认,这是巴金的两篇佚文。

《少年文艺》,月刊,32 开本,1953 年 7 月 25 日创刊于上海,由少年文艺社编辑,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宋庆龄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这是 1949 年以后,我国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杂志,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第一刊。

巴金发表于《少年文艺》的两篇佚文,是一封信《巴金叔叔来信》和一篇散文《贤良江边的怒火》。

《巴金叔叔来信》的写作时间

1956 年第一期《少年文艺》,首篇为《作家叔叔向我们祝贺新年》,署名“高士其·巴金”。这是两封信,一封题为《高士其叔叔来信》,文后署“高士其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另一封就是《巴金叔叔来信》(下文简称《巴信》),仅署“巴金”,无时间。

1956 年来临之际,巴金写过四篇与新年有关的文章。1955 年 12 月写有《向小朋友贺年》(刊于 1956 年 1 月 1 日《儿童时代》第一期)、《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刊于 1956 年 1 月 1 日《文汇报》);随笔《新年祝词》,据《巴金年谱》,巴金 1 月 1 日作,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广播》播出;还有就是这篇《巴信》。

《向小朋友贺年》最初被收入《赞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版),《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最初被收入《新声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但不知为何,《赞歌集》与《新声集》均未收入《巴信》。

《巴信》是向少年朋友祝贺新年的。巴金在信中说:“你们会看见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将要变得更美丽、更可爱,而且多么光辉灿烂。”接着一连三个“你们就会看见”,再是“你们会有”“你们会得到”,给广大少年朋友描绘了一幅新年“蓝图”。作为父辈和长者,巴金表达了自己对少年一代的慈爱:“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疼我的儿女,也一样地爱你们。”最后,他期望少年朋友:“好好地生活,努力地学习吧,为了将来长大起来好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可爱,而且无限地多么光辉灿烂。”

信件一般在最后标注写信日期,但《巴信》未见标注。那么,此信写于何时?笔者以史料为基础,试以分析、推断出较为具体的写作时间。

1955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巴金来到北京,准备与作家周立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1956 年 1 月 5 日早晨由北京启程,7 日到达柏林。7 日《新华社新闻稿》、8 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消息。

去北京前,巴金十分繁忙。1955 年 12 月间写了两篇与新年有关的文章,18 日至 24 日出席上海市人代会第三次会议等。来到北京以后,巴金主要忙于准备出国,比如看材料、写发言稿。还会见了不少友人,并于 26 日、27 日和 29 日给萧珊写过三封信。那时,北京与上海往来的信件,一般隔一天即到,这从巴金 29 日给萧珊写的信中可知:“二十七日来信收到。”

《巴信》应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所约,巴金在上海答应了的。他给《儿童时代》写的《向小朋友贺年》有 2000 来字,而《巴信》最后的字数仅 700 来字,似乎少了一点,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百忙中抽时间赶写出来的。笔者推测,《巴信》写于北京,最有可能是在 1 月初的几天里。

《巴信》写于 1 月 5 日前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少年文艺》每期出版时间是当月 25 日。如果《巴信》最晚写于 1 月 4 日,当天寄出,编辑部 6 日即可收到,不会影响 25 日正常出刊。该期的彩色插页是一幅摄于 1 月 15 日的照片,有毛泽东主席的形象,能刊发在 25 日出版的杂志上,自然是全力以赴赶出来的。

再从内容看。《巴信》与高士其信中的第一句均为“一九五六年来到了”,而后者写于“一月三日”。虽然不能完全认定“来到了”必须写于“来到”以后,但依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巴信》应写于 1956 年到来之后的 1 日至 4 日,也就是出国前三四天里的某一天。

《贤良江边的怒火》的写作前后

《贤良江边的怒火》(简称《怒火》),刊于 1965 年第三期《少年文艺》,署名“巴金”,排在首篇。

(下转第二版)

阅读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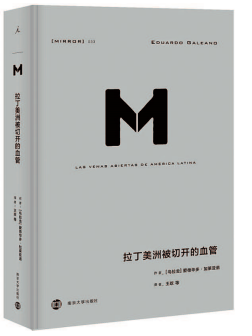
唐　雪—《道德经》:德语世界最热的中国典籍

读史老张—邵洵美与复旦教授们的交往

杨　扬—万里之外,今夕相通

谷立立—用一生去守护『纯粹无瑕』的文学

每周一书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
王　玫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79 元

富饶辽阔的拉丁美洲,曾孕育出璀璨文明,如今却贫穷而动荡。受“依附理论”激发,作者推出这部著作,用丰富的资料铺陈出这片大陆自哥伦布开启航海新纪元之后的崎岖命运,写下一页页拉美受难史。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是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本书 1971 年出版后不久即遭到拉美右翼政府的禁令,然而它却以几十种语言的译本走遍世界,被一代人长久地当作叛逆拉丁美洲的象征。它的论断带着时代的烙印,它的命运已融入历史。